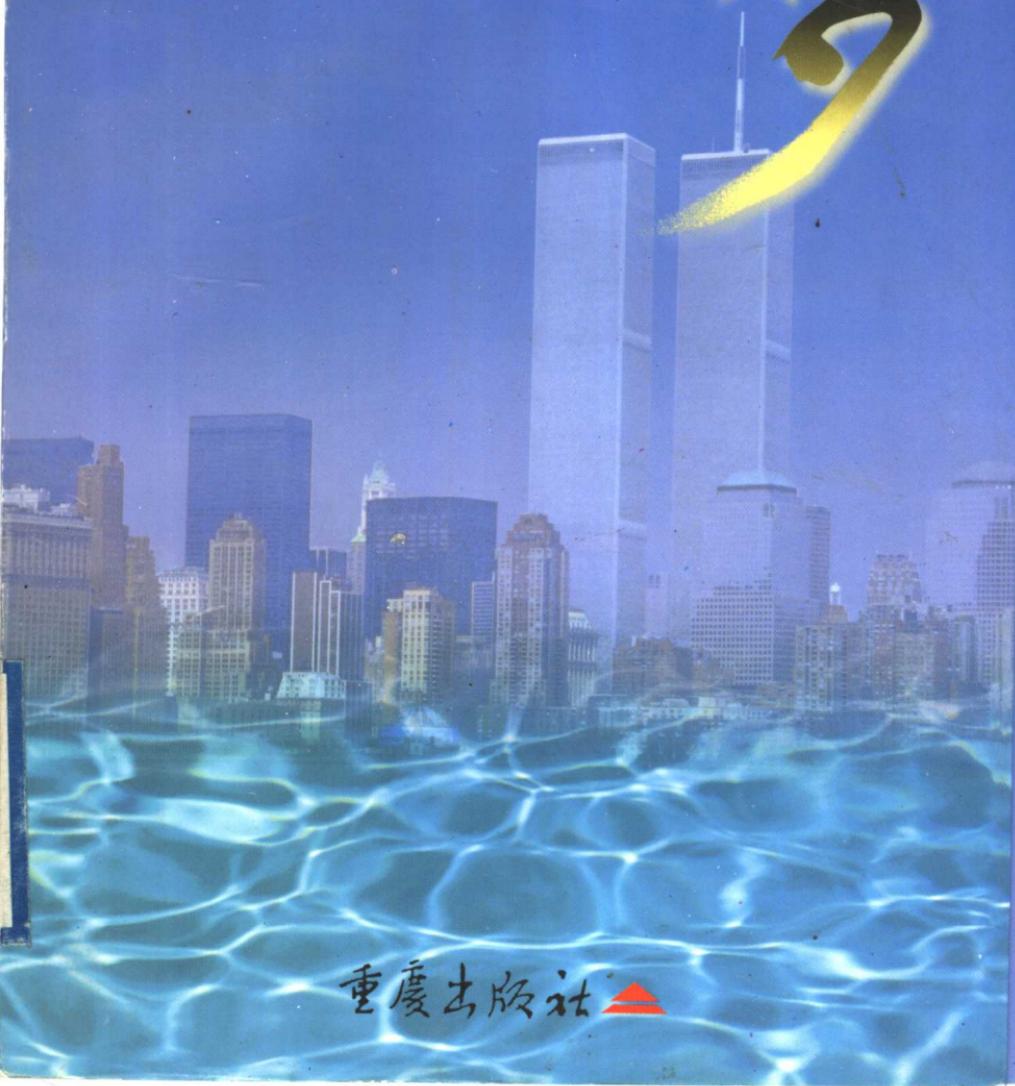


八年一觉美国

—旅美文化华人生活写真

刘子毅 著

梦



重庆出版社

八年一觉美国梦

—旅美文化华人生活写真

刘子毅 著

梦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叶小荣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张 进

八年一觉美国梦
——旅美文化华人生活写真
刘子毅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3 千
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7-5366-4146-X/1·823

定价:14.50元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作者原为国内大学教师，年届花甲移民美国。本书是他
在美生活八年所见所闻之实录。全书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
异，表现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眷恋及与异国人民之友谊，抒写了
美国独特的地方风情及人文景观。作者的笔触，还特别伸
展到少有人问津的“银发打工族”在美拼搏的艰辛与苦涩，对
于美国华人底层生活的体验，较他人更为深沉，有如医生的手
术刀，直面惨淡人生，直剖美国社会创伤。有评论家誉其作品
在北美华文文坛“独树一帜”。



可怜父母心(代序)

张继楼

和子毅相识已多年。最初他在重庆一所中学教语文，我在重庆作家协会办的杂志当编辑，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彼此接触多了，从相识到相知，成了真正的文友。我们曾合作过一部儿童长篇叙事诗，可惜未能出版。他也从一般业余作者，成了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儿童小说，并获得省、市及全国性的奖励。

打倒“四人帮”后，他调往广州，从中学教师成为大学副教授，并主编大学的科研刊物，我成了他的作者，向他主编的刊物投稿。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他偶回重庆，才得相见。但友谊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常有书信来往，或谈创作，或叙友情。

他是广东台山侨乡人，亲人都在美国。一次他来信，说要去美国，当时，我不太理解，在国内好端端的，已是副教授待遇了，为啥要去美国？我国对外开放，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年轻人出国



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可以理解；而他年近花甲，去美国图什么呢？他说，为了儿女，必须这样。

他终于走了！

他在西，我在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彼此通信少了，但对他老俩口在美国的工作、生活情况，不能不牵挂。在电视上，看到《北京人在纽约》的情况，便幻想着他们在美国的情景，会不会也是这样？

他和大陆去美国的文友，创办了一份《美华文化人报》，专门刊登美籍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不发稿费，白尽义务，但质量很不错，受到旧金山市长、议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们高度评价。从他寄我的报纸，以及他发表在《侨报》、《国际日报》上的纪实文学和散文的剪报中，才慢慢了解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内情，并非像反映这一内容的电影、电视、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美妙迷人。从大陆去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是大学教授、工程师、主治医师；更不要说机关干部中的科长、处长，甚至部长，要是没有美国的大学文凭，或英语不过关，休想找到理想的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男厨女衣”：男的到饭庄当炒锅工（厨师）、洗碗工或侍者；女的到车衣厂缝衣服、烫衣服；或在美国人家里打扫清洁，带小孩当保姆。

他自己就是先在一家华人开的制衣厂当清洁工。每天戴着口罩，在如雪花飞扬的、灰尘夹纤维的车间打扫清洁。在马桶上积满层层乌黑的屎斑尿迹和女工经血暗红斑痕、又脏又臊又臭的男女厕所，洗刷清理。这才是真正的“斯文扫地”。

不久，他参加家政培训班学习，终于有资格在美国私人家



庭当清洁工，每周定日定时上门服务。有时一家，有时两家。虽然，有时也有被主人误解而被粗暴对待的烦恼和痛苦，但比起在车衣厂当清洁工好多了。而且通过家事劳动，了解到美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活动，甚至进一步和美国人建立了友情。而他的妻子，也在帮一家美国中年夫妻带小孩，做“管家”，兼教老华侨学普通话。

老夫妻俩苦斗苦熬了近八年。如今在美国的女儿女婿都已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当上了工程师。儿子也轮到了移民排期，来到美国，在美国的大学深造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为了给儿女架设这道横跨太平洋的“彩虹桥”。可怜天下父母心，多少大陆的银发打工族——已退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给未婚超龄的儿女，开拓彩虹般的灿烂前程，心甘情愿放弃国内优裕清闲的晚年生活，万里迢迢，去到大洋彼岸，做一名货真价廉的美国劳工。也有人说，这是“洋插队”。

所幸子毅是有志气的。即使在这样的工作、生活条件下，“依然是我，没有背离人民，背离生活，始终是真诚的”。他依然没有忘情文学。一边义务参加《美华文化人报》的编辑工作，一边抽出工余时间，写了大量的纪实文学和散文，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倾吐在稿笺上，发表在华文报刊上，激励同胞，告诫后来者，在不到八年时间里，竟发表了四十余万字。这本取名《八年一觉美国梦》的集子（收入其已发表作品的一部分）就要出版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说明美国并非天堂。他既写了银发打工族的苦辛，也写了和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友谊；还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美国文化的优劣和美国的风情。真希望大陆的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年



八年一觉美国梦

知识分子，能好好读读这本用心血、汗水，甚至眼泪写成的“蓝领打工族”在大洋彼岸的生活实录。

1998.5.4.



目 录

可怜父母心(代序).....	张继楼(1)
虹桥梦.....	(1)
康乃馨.....	(9)
我在美国血汗工场.....	(25)
在同性恋者的家中.....	(95)
划在心上的刀痕.....	(105)
胡不归.....	(113)
魂断渔人码头.....	(121)
断肠人在天涯	
——为亡友张子宏遗著写的后记	
.....	(127)
引狼入室.....	(138)
9 = 0?.....	(144)
电脑合同工	
——一位青年朋友的生活片断	





目 录



.....	(154)
根系社区	
——记旧金山华裔市参议员邓 式美	(163)
W3 病室	(173)
爱的庄园	(183)
空房中的吊钟花	(194)
鸽子老太太	(206)
两家春	(216)
中美儿童过鬼节	(224)
献给安妮的《洗衣歌》	(230)
平安夜的祝福	(237)
青春无价	(244)
聂华苓家中的文艺沙龙	(252)
咏春拳教练	(257)



目录

陪读妈妈	(269)
归心似箭向渝州	(277)
峨眉山月半轮秋	
——四川海外学人金秋雅聚拾	
遗	(283)
今日天使岛	(288)
温切斯特神秘屋	(294)
桃金娘	(301)
奇异的倾斜	
——访“神秘之点”	(307)
春风杨柳	(312)
彩色的爱荷华	(315)
为大雁正名	(320)
莫待无花空折枝	(322)
海洋世界——儿童乐园	(324)





目录

荒田里的珍珠襦

- 评国内第一本反映海外华人
生活的新诗集《北美洲的天空》
..... (327)

促织新声

- 读刘荒田《白宫的蟋蟀》有
感 (338)

出土明珠

- 琐谈叙事长诗《梅菊姐》... (343)
丁绍光与云南 (353)
清末民初台山侨乡民间歌谣杂议... (360)





虹桥梦

雨后的晴空，彩虹横贯，搭成长长的弯弯的桥，赤橙黄绿青蓝紫，璀璨夺目，引人遐想，给人希望。

我们也搭桥，在蓝天搭一座长长的弯弯的彩虹桥。这桥是用我们血缘的纽带，用我们慈父慈母的爱心，用我们晶莹的汗珠搭成的。是移民桥。桥的一端在中国，另一端在美国，是世界上最长最长的桥。只要移民排期一到，我们的未婚超龄儿女，踏着这道最宝贵的彩虹桥，就可以稳稳当当横跨东西半球，在北美洲的天空安然降落。于是我们家家户户共庆大团圆，相拥相抱于旧金山国际机场。

我们是谁？是银发打工族。更确切地说，是退休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未婚超龄儿女彩虹般灿烂的前程，甘心情愿放弃国内优裕清闲的晚年生活，来到大洋彼岸做一名货真价实的美国工人。

同样是银发新移民，我们可没有别人的好运气。



别人是儿女先来，开创了新天地，有了丰厚收入的工作，有了小洋房小汽车，再接父母来共享天伦之乐。这些幸运的银发一族，来了不必出外打工，只在家含饴弄孙。呆几年满六十五岁，便有老人福利金以及免费医疗卡，生活无忧无虑。平时，兴之所至，老夫老妻并肩携手，可以到任何族裔的精英服务中心，去尝尝一元一份的少盐低脂老人餐，包括意大利式的、法兰西式的、俄罗斯式的……然后共跳老人迪斯科，共哼男女二重唱。假日，携儿带孙，阖家或到金门公园观赏四时花卉，或到渔人码头拍摄白帆海鸥，或到雷诺赌场摇摇老虎机碰碰运气。爱舞文弄墨者，更可大器晚成。反正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的，心灵又绝对自由。于是《金山小诗》、《金山掌故》、《唐人埠传奇》等诗文集一本本推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这真是舒心充实神仙也似的欢乐晚年！

对他们，我们艳羡不已；对自己，只能认命。我们多是凭兄弟姐妹的血缘关系，排了八至十年队才获准移民美国。过罗湖桥时，虽未老态龙钟，却已年逾花甲。来送行的儿女都超过 21 周岁，比我们还高过一头，挽着未婚夫、未婚妻一道来与我们洒泪话别。到了美国，由于没有国外的大学文凭，英文又说得结结巴巴，当然无法重操旧业。于是外科医生失落了手术刀，美工设计师失落了彩色画板，大学教授失落了庄严的讲坛，舞蹈演员失落了旋转的舞台，电影导演失落了摄影棚和观众，高级工程师失落了电脑和图纸，科学院研究员失落了整座实验室……为了支付高昂的房租，我们只好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在号称“血汗工场”的唐人制衣厂，用剪刀剪去成衣成裤上多余的线头；在油烟弥漫的唐人餐厅，搬运和清洗小山样的



油腻盘碗；在热气熏人的洗衣店，整天站立，用电熨斗熨平成千上百件的硬领衬衫。或者在洋人家中做清洁工，推着笨重的吸尘机，在名贵的彩色羊毛地毯上吸来吸去；蹲在硬木地板上打蜡，用布片擦拭得光可鉴人；用塑料刷子搅拌着阿摩尼亚消毒剂，洗刷抽水马桶。所谓“斯文扫地”，所谓“知识分子”等同于“猪屎分子”，在这里完全名实相当。只不过我们不是和洋猪的屎尿打交道，而是和洋人的屎尿打交道。

当然，劳动不分贵贱，以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我们并不自卑。特别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让未婚超龄儿女从彩虹桥上翩然又安然来到我们身旁，什么难听的称谓，什么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粗活，即使工钱低于法定的四元二角五分，我们也满不在乎！

往往劳累了一天，筋断骨折，但夜晚一躺在床上，老夫老妻说及国内等候移民排期的儿女，便又笑逐颜开，疲劳顿消，甜甜地入睡。而且经常做着美梦，梦见儿女从彩虹桥上飞过来了，飞过来了！然后，他们戴着硕士博士方帽，身披黑色大氅，向着我们骄傲微笑；然后，阖家搬进一幢连着花园的小洋房；然后，阖家乘着小汽车到迪斯尼乐园，抱着小孙孙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有时也做着文革的恶梦：戴着高帽子，敲着破锣游街，高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另册的贱民！”红卫兵的皮带狠命一抽，便痛得大叫惊醒。于是老妻揉揉背上的伤痕，吻吻眼角的泪水，又呼呼入睡。然后夫妻俩同时做着更美妙的好梦，身生双翼，像外星人一样在彩虹桥上飞翔……

然后第二天，天蒙蒙亮，又匆匆吃过早餐，带着便当，精力充沛地去赶公共巴士，去赶地铁快车。



特别是星期六、星期日的早班车，几乎成了华人打工族的专列。洋人只做工五天，我们却要做工六天乃至七天。风雨无阻，寒暑不误，专列的车厢净是黄皮肤、黑眼睛，荡漾着亲切的乡音。其中黑头发居多，银发一族也不少。同是天涯漂泊人，同坐早班专列的日子长了，便成了知交，经常用乡音倾诉满腔的寂寞与热切的企盼。

我们银发一族都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传递每个月移民排期的讯息。每个月 9 日至 13 日，所有华文报纸都公布下月移民排期的进度。每个月这几天，我们都焦急地争着看报纸。我们不是关心股票的上涨与下跌，不是寻觅六合彩的中奖号码，不是查询好莱坞推出什么新影片，更不是热衷于谁竞选下届的总统和州长；我们仅仅盯着未婚超龄儿女的移民排期字样，确切了解进展了多少天。有进展，则眉开眼笑；无进展，就唉声叹气；大后退，更捶胸顿足。

偏偏命蹇时舛，倒霉的事都落在我们头上。我们大多在 1990 年之后来美，恰好遇上美国经济衰退和实施新移民法。以往未婚超龄子女，排队两年便可轮到。但从 1991 年至 1994 年，此类移民排期每年前进不足两个月，1995 年好了些，每月也只前进两星期。我们不少人来美已五年，可是儿女依然相隔在茫茫的大洋彼岸。金门公园的樱花摇曳过五次粉红的云霞，又洒落了五次惨白的樱花雨；电报山顶的月亮，缺了六十次，又圆了六十次。我们的老妻洒落思念儿女的泪水比樱花雨还多，我们的儿女安慰父母的越洋长途电话，又何止六十次的两倍！

是移民人数剧增，影响了进度吗？是给七万多“六四”留学生及其家属以绿卡，挪用了亲属类移民名额吗？是美国经



济衰退，削减了移民人数吗？我们迷惑不解。于是纷纷写信给各种华文报纸的移民信箱，请求解答。可是局外人怎能了解国家内部机密，编者好言相慰罢了。我们不甘心，又联名写信给州议员，乃至克林顿总统，请他们指点迷津。可是发出去的信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任何回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五年过去了，我们的儿女已到了或超过了“而立”之年。为了移民，他们还要坚持做“和尚尼姑”。因为一旦结婚，丧失了“童男童女”之身，就暂时不能来美。于是有的女儿已经 35 岁了，仍守身如玉。这对人性和青春是多大的压抑！我们体谅儿女的苦衷，便写信给他们说：“和相爱的同居吧，只要不履行法律手续，排期一到，依然可以来美，等取得绿卡，再回去正式结婚。”但儿女回信说：“中国社会不等于美国性开放的社会，我们不能让亲友指着鼻子骂！”特别是皈依基督的儿女，他们的语气更坚决：“绝不欺骗上帝，绝不犯罪！”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只好让步了：“那就光明正大地结婚，不能以未婚子女身份来，就以公民的已婚子女身份来吧！带着儿媳妇、孙子，带着女婿、外孙一道来，父母更开心。反正父母为你们的移民，在美国再多做几年牛马，把老命拼到底了！”

的确，两步并做一步走，毕其功于一役，仍不失为变通之法，只是我们又要付出加倍的代价。以最保守的方法计算，在旧金山入籍，由于人数剧增，从交申请表到移民官当面口试批准，直到宣誓，需时一年又九个月。然后以公民资格再申请已婚儿女移民，起码等候三年多才能来美。那岂不是又足足五年了！

不过，漫长的等待总比绝望好。于是我们银发打工族又纷纷向移民局递上入籍申请表，白天打工，晚上返学，在英文